

辞旧岁 迎新春

——2013年除夕之夜

文/徐卫玲

北风呼啸,落叶满地,一望无垠的田野上,麦苗静静地泛着绿色,土壤湿润松软,踩上去软绵绵的。明净的雷泽湖畔,和煦阳光照耀下,白蓝相间,健硕的两只喜鹊叽叽喳喳、啁啾在枝头,衬托出即将到来的除夕之夜一家团团圆圆、欢聚一堂是多么美好幸福的时刻。

快过年了,“穿新衣,戴新帽,逛公园,猜灯谜……”这些儿歌记忆犹新,充满童趣的情景不由自主浮上心头。往年走街串巷悠长的“冰糖葫芦”吆喝声变成现在守候在路旁贴着红色“冰糖葫芦”字眼的推车,不断映入眼帘。孩子举着醇美适口的冰糖葫芦,露着暖融融、红通通脸庞的情景好似在眼前,咬一口怡心透香的冰糖葫芦,甜到心底,购置几串带回家是常有的事情。

年轻的父母欢喜喜迎新年,以往常常是冒着凛冽的北风赶集置备年货:水芹菜、青菠菜、嫩白藕、葵花子、白瓜子、西瓜子,糖果。如今如果到超市购置年货不会这么辛苦,琳琅满目的商品一定能满足家里的过年需求。糖果是属于孩子

们的欢乐,老年人一般不敢大吃,怕血糖升高。

为了迎接新年,家里会彻底清扫卫生,擦门窗,洗衣物,犄角旮旯不放过,累得“汗流浹背”。厨房卫生不容忽视,不过这些细节日常生活已注意,不用大管。购置回来赏心悦目、五颜六色的蔬菜放到厨房搁物架上,



洗洗切切,炒上八大盘子十大碗的,温馨祥和、热热闹闹过新年喽!

杨柳青年画,“年年有余”,“鲤鱼跳龙门”,福字倒贴,寓意福到家,帖门神驱鬼降福,春联自不可少,“金舞银蛇辞旧岁,万马奔腾迎新春”。剪纸,贴窗花,帖春联,

放鞭炮,除夕夜守岁,不一而足的过年习俗丰富多彩,异彩纷呈。

帖上喜气盈门的春联,伴着“噼噼啪啪”的鞭炮声,我们吃过八大盘子十大碗团圆饭:醇美润香红烧肉,美味喷香扒鸡、脆甜细腻酸奶水果沙拉,青翠欲滴凉拌黄瓜、营养丰富芹菜干丝、清心怡

神藕炖排骨……辞旧岁迎新春,欢欣鼓舞的孩子们期待着崭新的压岁钱。噢,祖国未来寄托在孩子身上,衷心祝福他们的将来与智慧同行,与日月同在,与世界同辉;衷心祝愿老年人健健康康、快快乐乐;青年人岁岁平安、事业有成。五彩缤纷,鲜艳欲滴

地上的那个盆子。见状,我气得眼泪都快出来了。情急之下,顺手抓起身旁的一根木棍挥舞着就打在羊儿身上,青山羊“咩”地一声,落荒而逃。我穷追不舍,非要它还我浆糊不可。这时,耳边传来了父亲的声音:“我们家的羊儿是给你讨‘福’来了,你就赐给它一个‘福’吧。”我才停止了追赶,破涕为笑了。

后来,我慢慢长大了,上学

次,我把小盆中的浆糊端出来,放在地上,就屁颠屁颠地跑去堂屋拿“福”字,准备也让我们家的大功臣——水压井也沾沾“福”气。不料想,当我转身出来时,已发现浆糊不见了,盆子还在,光光亮亮的,旁边站着我们家的一只大青山羊,正悠闲在地伸出红红的舌头舔着自己长长的嘴巴,两只黄中发绿的大眼睛直勾勾地望着

了,识字了。过年时,不管走到哪里,“福”都与我形影相随。有一年,我随父亲去一个亲戚家串门,眼前突然一亮:一个倒立的“福”字映入我的眼帘。我心里纳闷:“这家人是怎么啦,连一个‘福’字都贴反了?”我越想越觉得可笑,但忍住没有出声。在回家的路上,我对父亲说出了自己心中的小秘密。父亲听了,哈哈大笑,说:“‘福’

的苹果,梨,橘子,桔子,洗干净,放到果盘里,守候一年最神圣美好时刻的到来——2013年除夕之夜12点的钟声终于响起来。那刻,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不绝于耳,高楼大厦淹没在万家灯火,灯火辉煌的一片欢呼声之中。

我们家在旖旎的赵王河公园、芬芳的曹州牡丹园、芳香的天香公园一畔,有蔚为壮观的魏湾万亩荷塘令人向往,可观摩水天一色雷泽湖,可缅怀领袖黄巢起义故址、赵固堆遗址等历史古迹。逢年过节,带父母亲人游览观赏,无疑丰富了假期生活,开阔了视野。

打开心灵之门,推开自然之窗。走出家门,迎接大自然的怀抱。不思量,自难忘。明净的雷泽湖畔,和煦阳光照耀下,白蓝相间,健硕的两只喜鹊叽叽喳喳、啁啾在枝头,衬托出即将到来的我们一家未来一年:平平安安,一帆风顺,吉祥如意,融暖如春。

字倒着贴,就是‘福’到了。”我禁不住恍然大悟。

从那以后,在过年贴“福”的时候,总要有几个“福”字,我特意倒着贴,且一边贴一边心中默念:“‘福’到了,‘福’到我们家了!”

清楚地记得三年前的那个春节,我和妻携小女儿一起回来老家过年。大年三十中午时分,依旧是老父亲熟练地做好浆糊,放在小盆里,我忙着贴春联。小女儿自然也不舍得闲着,像我小时候一样,好奇地跟着我问这问那,跑前跑后。当我在母亲敬老天爷的地方恭恭敬敬地把一个大大的“福”字倒着贴上去时,谁知小女儿竟脱口而出:“‘福’到头了!”我潜意识地伸手一

把捂住她的小嘴,狠狠地瞪了她一下,什么也没有说。小女儿也好像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,默不吱声了。“‘福’到头了好啊,我们可以从头再来!”一直在厨房里忙碌的父亲听见了,走出来,乐呵呵地对女儿说。

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就在下一年,一向身康体健的父亲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夺去了生命。不知是女儿一语成谶,还是偶然的巧合。以后很长时间,我都不敢面对失去父亲的残酷。我知道,生活中父亲是乐观的。如果父亲在天有灵,一定会在每年过春节时,为我们送“福”到家,并笑着对我们一家人说:“福到头了,没关系,从头再来啊!”

来来去去 这是年

文/韩国光

“数九”天的阳光,更有一种接近新年的味道。午后,我倚在那截桥栏上,目光先朝北望去,那儿一处溜冰场正在改建成公共花园。“轰轰咚咚”中,滚着履链的挖掘机在楼影、薄薄阳光里,忘情地敲打着原有的水泥根基,又像岁月在敲打着最平凡的生活。岁末了,这里盼了多年的公共花园,就要变成新的景观了。我脸向北看了一会,转身又往南面的马路看去,隔着一排绿化带,大小车辆来来往往,川流不息。我从来没有欣赏车流的爱好,但飞驰的速度也足以让我有着联想,我于是想到了来来去去的年。

小时候的年,是穿在脚上蹦蹦跳跳的一双麻线底的新鞋,是母亲或奶奶、姥姥用棉布手缝的新衣裳。年,在孩子心目中,就是手摇着拨浪鼓,拿着冰糖球又闹着大人买这买那的日子。那时候,蓝色的卡其布、耐脏的咖啡色灯芯绒布,是男人尤其“小子们”穿着的主色调和最时兴的面料。小丫头、姑娘、媳妇们,多穿着染醉世界的粉红色和红色带方格的上衣。她们衣襟前有的系着手编的“琵琶扣”,可互相看着谁也不觉得土气。至于那映着梅花、喜鹊鲜红锦缎的紧身棉袄,似乎是新年里只有新娘子才可以穿的上好礼服。儿时的年,从不计较人们穿着朴素,即使肩上、背上缀有补丁,但只要一串鞭炮炸响,人人便会感到“富足”而欢乐的年来了。

随着年岁的渐长,年里年外就开始有了这样那样的设想和期盼。于是,在年夜饭中,父亲母亲便会说道:“小二子,小三子,等中学毕业了,我们就到街道早点办个‘劳动卡’,到时就好就业了……”年,在那段经济贫乏的时光中,许多人家都巴望着它来的快些,日子过得快些。想着孩子能早日有个工作,减轻家庭负担。年,悄悄地便加快了脚步,来到了需要帮助的人们身旁,它同情弱者,催人奋发。转首不意间,有的小伙、姑娘已走向了社会,参军或大学毕业,并且有了自己的小家庭。这时,又有些人感叹,年走的太快了。曾经常喊别人爷爷、奶奶的小孩子,如今已两鬓斑白,头发稀疏。年用它不宜察觉的神手,还在人们的脑门、脸颊上偷偷刻下了深深浅浅的沟痕。

弹指一挥间,恍若童年的笑声仍在耳畔回荡,我已是五十岁的人。五十载春秋,我从懵懂少年,经历挫折、磨难,逐渐领悟了世间些许道理。我觉得人生就像一部散文或小说,值得时时咀嚼和回味,而一个个新年日子,就是其中的引人振奋的佳言锦句。年,同时又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盘点人生旅程程、刷新未来的“加油站”。为此,我们不必禁锢自己的思想。曾经的酸楚、疾苦、失败、不快,请统统抛弃,曾经的成功、幸福、自信、情意,请好好珍惜。

如今,城乡变化是日新月异,老百姓过年的话题,早已超出了谈论吃穿的层面。住拥高楼,出门有车,日行千里,周游四海,已不是少数人的梦想。然而,人们每逢过年,仍渴望着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热热闹闹的氛围,尽管一年年时光流转,自己的年龄又长了一岁,可在新年的欢快中,依然觉得自己的心还是那么年轻。来来去去的年啊,你抖擞着洁白无暇的丰雪而来,又让我不老的情为你陶醉!

记忆中的春节

